



新春的啓示

文 珠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真的，一連串的寒流來襲，終於成過去了，春風，給宇宙帶來了蓬勃的局面，給大地解除了寒流的封鎖，給萬物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與朝氣，自然，也給農夫們帶來了播種的消息，豐收的寄望，你看，那禁錮大地的冰塊已經開始互解，高山的積雪也漸漸地溶化，那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溪澗，河流，又重新恢復了它們的自由，還有那因秋冬來臨而脫落了樹葉的枯枝，又從新茁長着鮮綠的嫩芽，那飽經風霜，嘗透冰雪而變得蒼老、憔悴的萬物，也重新換上了青色的時裝，在山頭，在湖畔，在田野，在園間，到處都開放着無數的花朵，紅的、白的、紫的、黃的、一叢叢、一簇簇、芬芳馥郁、爭妍鬥艷，那野心的蝶兒得意地飛舞，活潑底鳥兒愉快地歌唱，啊！新春，是多麼美麗，可愛，而又發人深省的季節啊！

我漫步在碧綠的原野上，飄蕩在春天的氣氛中，盡情地享受那新春的陽光底撫慰，細心地欣賞着無限春光旖旎與那欣欣向榮底木草，於是，我陶醉了，陶醉在這喜氣洋洋的大自然底懷抱中，我忘懷了人世的淒苦，忘懷了前程底渺茫，更忘懷了嫉妬者的毒辣手腕，諛佞者的毀謗危害，我整個身心都溶化在那無比溫柔底春風的撫慰與吹拂中，這剎間那，我不知道春風是在我的懷抱裡，抑或我就是春風。可是，人類終於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步伐，粗大的手不停地把稻麥的種子，伴着希望的種子一齊撒向那廣闊無限底園田裡，有的却興高采烈地哼着耕耘的歌曲，手裡的鋤頭不斷地落在荒蕪底土地上，更有些低着頭在拔草，小心翼翼底灌溉，加肥的時候，倏然有所警悟，我想：「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滋基，不如待時。」時機，是人生多麼難得的一刻啊！譬如，當五彩的虹光在天上出現的時候，我們不會把頭抬起來，去領略這燦爛的奇景，等到它消滅以後，要去欣賞它，那時候所留下來的，也許只是滿天烏雲了。當偉大的時代現出在你底眼前時，你不能把握着時代的盤舵向前駕駛，給時代建築成一座震古爍今，光芒四射的寶塔，垂芳千古，等到這時代已成過去，那你將為時代的渣滓，為時代的蔽履，當我們的生命，正在青春蓬勃的時候，你不能發展生

命中豐富的活力，精力，智力和能力來貢獻給人類，為人類謀幸福，轉瞬青春的黃金時代過去了，那時你老氣橫秋，精疲力盡，逐能建設些甚麼呢？同樣，春天來了，你不會開拓，耕耘，播種，施肥，等到秋天到來時，除了羨妬交併地懷望着人家的收穫之外，還有甚麼希望呢？難怪這些農夫們緊緊地把握着春天的時光，努力地開拓和播種了，不過，可惜他們所開拓的，僅是足以供給種植的荒土，而不是精神的樂園，智慧的領域。他們所播的，只是僅能養活人類軀殼的糧食種子，而不是滋養人生精神的飲料，因此，儘管他們如何辛勞地開拓，而人類始終找不到精神底樂園，而徘徊在荆棘縱橫的歧途中，躑躅在岩石阻路，崎嶇難行的山路上，無論他們怎樣努力地播種、耕耘、可是，結果搶救不了人類精神的饑渴與苦悶，因此，人生永遠煎熬着精神饑餓，枯渴，空虛，煩悶，孤苦無依的淒楚，也永遠受着驚怖的恐嚇，進退維谷的折磨。這，這不是一個異常的時機麼？對極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佛陀出世的目的，是為了搶救人類，佛陀拔苦的對象是人類，佛陀與樂的對象也是人類，那末，現在當人類的精神極其饑渴而急于須要精神食糧的時候，不正是給予我們打開佛法甘露之門，廣施人生精神補品的時機麼？當人生陷於黑沉沉，長漫漫的黑夜裡，持着驚恐惶惶的心情在黑暗中找尋出路的時候，不是給予我們為人類服務的機會，須要我們鼓起勇氣，拿起真理的鐵鋤，揮着正義的寶劍來給人生斬荆鋤棘，開荒建設，逢山開洞，遇水築橋地給人類開闢一條寬廣而平坦的大道嗎？尤其當現代的人類，大都頭腦不清，理智昏沉地困惑於艱險迷離的人生旅途上，我們更應該趕快撒播覺悟的種子，把覺悟的種子播進每個迷惘者的心田裡，使它——菩提種子在廣大群眾的心田中慢慢地生長，開花，結實啊！想，我屹立在春風的吹拂與撫慰中不斷地想，愈想愈興奮，愈想愈雄心萬丈。我恍惚跳出了這苦惱的世界，擺脫了黑暗的包圍，我底眼前突然放射出一道強烈的曙光，我隱約聽見不遠的前面，轟立着一座壯麗無比，高聳雲霄的光明之城，它似乎遙遠地告訴我：「與其低首嗟嘆不如騎馬奔馳，與其垂頭喪氣，毋寧披髮赤膊，奮勇向前，你應該在消沉中自奮，在頹唐中自拔，你更應該用堅韌無比的鋼線來重新連綴起你那曾被殘毒底炸彈炸得片片破碎的心靈，以生命的火焰來重新燃燒起那曾被無

情底狂風搖曳得奄奄欲息的心灯，然後本著海濤般的乘風破浪的勇氣，駱駝般負重致遠的精神來揚起生命的孤舟，握緊生命底盤舵去與狂風奮鬥，與巨浪搏擊，駛向光輝的前程，創造光輝的後果，否則，永遠讓自己沉溺在憂惱，苦悶，孤寂，無依的痛苦泥沼裡，那簡直是浪費你的青春，埋葬你生命的活力，堅強點站起來吧，春光在再，誰也挽不住的。於是我們底青春的血液在血管裡沸騰，生命的熱力也在支節中燃燒，我對着無邊際底蒼蒼，情不自禁地立下無窮無盡的誓願，願自此已往，誓必放下自己的憂悲苦惱，誓必任勞任怨地把握着這偉大時代給予我們的時機，而為頒佈佛法甘露，播傳菩提種子而奮振而工作，而努力，而奉獻整個身心，甚至犧牲寶貴的生命。自然，我更虔誠地冀望佛教的先進大德們也有同樣的感想，而本着捨我其誰的責任，挺胸而起，當仁不讓地領導着我們去為佛教的新生而工作，為人類的幸福而努力，同時，更希望那些高枕熟睡的獅兒們，也因春雷的振發而驚醒，而認清這是一個人類極其苦難，極其饑渴而急于須要佛法甘露振濟的大時代，也是最適宜于廣播菩提種子的時機，因而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地站起來，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冲天」地像荷戈上陣的戰士們一樣，揮起降伏魔軍的金剛寶劍去開拓全宇宙的荒蕪，或把一向深鎖在寺院裡的甘露，一擔擔挑往社會去分佈給精神飢渴的苦悶者，或把菩提種子插進每個衆生的心田，這樣人類才有脫苦的一天，世界方有挽救的期望。也唯有這樣才不辜負春之氣息，春之光輝給予我們的警覺與啓示啊！

同時，我更想到樹刊來，我以為樹刊既冠之曰「菩提」，那麼對於傳播菩提種子的使命，更應義不容辭地荷擔起來，為甚麼呢？因為印度方言名菩提，譯華言是「覺悟」或「智慧」的意思，覺悟，是就它能驚醒衆生的迷夢方面說，智慧，是就它能根治愚痴暗蔽的功能而立名，人生為甚麼對於宇宙萬物總是困惑不解？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生缺乏高度的智慧，人生為甚麼始終不能打破人生的迷網？唯一的因素就是沒有覺悟的能力。不，衆生並不是沒有高度的智慧，沒有覺悟的能力，相反，每個衆生的心靈中，都潛藏着一顆智慧底明珠，心的深處，都埋伏着一股覺悟的力量——靈性，這智慧與靈性，在儒教說為天性，為良知，在佛教則說是佛性，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具有這佛性，所以誰都可以成佛，誰都有資格為教主的。不過可惜人類從無始時來，給虛偽的認識與錯誤的觀念把本性淹沒了，遮蔽了，因此把心靈中本具的智慧明珠，幽禁在黑暗的牢獄裡；把自己覺悟的靈性，窒息于虛偽底障海中，致使智慧底明珠黯然無光，覺悟的本能也失了覺察的

真正作用，而能發生作用的，只是被拘束在時間與空間的圈子裡的意識。試想，以其被拘束的意識去觀察無限時間與空間的事和理之片段，怎得不錯呢？可是人類居然偏執這錯覺為真理，因此，人生永遠處在一連串的錯覺中生存，被錯覺欺騙，被錯覺播弄，被錯覺陷害，錯覺使人類迷惑固執宇宙不實的事物為真有，錯覺使人類產生種種非理的要求，錯覺使人類為了滿足一己的私慾而放棄公理與正義，而遠離仁愛，而鼓舞憎恨，而豎立敵對，而激動戰爭……乃至錯覺使我們狂妄，使我們病苦，使我們悲哀，也使我們快樂，使我們興奮，也使我們消沉，使我們建設，也使我們毀壞，總而言之，在一連串的錯覺中，使純善，純美，純真的人生，插進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奇跡，和悲歡合離，驚險曲折的鏡頭，同時，也使純真，純善，純美的世界平空增加了許多觸目驚心的情景，和戰禍離亂的呈現，尤其有些人以一己錯覺的偏見，強為天下人定出是非，善惡，毀譽，榮辱，大小，短長，而天下人也就在這種偏見的假定的指揮下，矯揉造作，營營逐逐，於是天下人的智慧就這樣一代一代的被遺失，被拋棄，天下人的覺性也就一代一代的被犧牲，被蹂躪。我們如要搶救天下人的靈性，使天下人重新拾回自性本具的智慧明珠，非首先糾正人生的錯覺，把人類由錯覺所形成的偏見，邪見，成見一掃而空，使內在的覺性中不再存着絲毫的塵垢，半點底污跡，使內在的智慧從慾海底深淵中拯救出來，如明鏡之高懸，如果目的昇空一樣，普遍而客觀地照耀萬物不可，佛陀，是畢竟覺悟的聖哲，他不但能運用最無畏的勇氣來披開人生重重虛偽之幕，把自己的覺性搶救出來，而且能徹底肅清那些障垢智慧底塵埃，使自己的智慧光明輻射到整個世界，照耀每個衆生底心靈，以自己內在的智慧光明去引發衆生內在的智慧光明，以自己內在的覺性，去啟發衆生內在的覺性，使芸芸衆生在自己覺性啓示之下脫苦，在自己智慧光明照耀中而成佛，因此，佛陀名為自覺，覺他，而且覺行圓滿的大覺者，佛陀在那棵畢鉢羅樹下覺本心源的時候，便稱那棵樹為「菩提樹」現在，樹刊既稱為菩提樹，自然是有傳播菩提種子，和覺世牖民的使命，有着續慧命，繼往開來的責任，更有着菩提樹王那種「經冬不凋」的精神，「花果茂盛」的朝氣與生機，所以，在這歲序更新的時候，我熱誠地希望植樹者，在這春光旖旎的啓示下，加倍的努力，熱誠地灌溉，任勞任怨地耕耘，播種，用種種方法，或文藝，或理論，或話劇，或故事等方式來把菩提的種苗插進廣大讀者的心田，同時，我們不但要把菩提種苗插進一個國家，一個種族，一個方域的衆生心田中，而

且要進展它的工作，擴大它的使命，充實它的恩惠，把覺悟的菩提種苗不分種族，不分國界地普遍播進整個世界，每一個角落裡，所有眾生的心靈，我更希望諸大德作者們竭力發揮自性底源泉，使自己本具的真相自性中不斷地露出純淨，甘美、肥沃、而富有營養底成份的慧水，來灌溉每個讀者心田中新播進的菩提種苗，那麼，在不久的將來，將看到整個世界都佈滿菩提底幼苗，長着菩提的枝幹，開着菩提底花朵，結出菩提底果實啊！不過，我們知道，這個美麗的理想，弘大的悲願，並不是單憑少數人的力量可以達到，也不是只靠一種文字的宣傳便可以完成，必須要集合許多慈悲使者的力量，和憑藉各國的言語文字來作為傳播的工具，然後，我們的工作才不會發生空間的障礙，而菩提樹的腳跡，才可以伸展到海外每一個國家，促進我們理想的實現。雖然，限于人力財力，一時不能運用，英文、法文、日文、巴利文等為耕耘的工具，但，筆者認為英文，該是現代每個刊物不可以缺少的弘法利器，菩提樹雜誌，在編者高瞻遠矚的明朗視線之下，首先有了英文版的出現，不過，為了佛法向海外發展的前程，我希望編者更積極，乃至不惜金錢地多增此英文篇幅，更希望李居士並其他精通佛學與英文的大心菩薩在公務之餘，抽點時間來把有關于大乘佛教的理論文章譯成英語，同時更在英美各地華僑中，設立幾所分銷處，作為佛法暢流英美的總匯，那末，中國唐朝時的佛教，將不難見于歐美，而樹刊的枝葉花果，也將蔭覆三千大千世界哩！

春光難得的，尤其生命中的青春更寶貴，我希望凡我佛教青年，都能够好好地珍惜它，利用它，發揮它，使自己的生命在青春的活力雕刻琢磨中，成為春光一樣的清明明媚，像春風一樣的朝氣蓬勃，像朝陽一樣的精神力充沛，光芒四射，像彩虹一樣的燦爛和美麗的崇高生命，走向光輝的人生，建立光輝的事業，這樣，才不辜負自己的青春，和歲序的啓示！不然的話，歲月如流，時不我與，轉瞬間「流水落花春去也」，所謂：「一朝青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那時候甚麼都完了，還有甚麼挽救呢？所以黑爾說：「一棵樹除非在春天開了花，否則，難望在秋天結實」。刺里也說：「當你還年青，你會以為青春永不會有盡止；但最長的一天也有它的黃昏，而你祇能享有它一次，它永不再來；因此，請當作春天一樣利用它，在它裡面應盡力為漫長及快樂的一生耕耘及播種。」對的，親愛的佛教青年們，請你把握着寶貴的時光，去發揮生命的活力與光芒。用積

極的態度，不懈的努力，堅定的信心，磊滿的胸襟，奔放的熱情，來燃燒起生命的火花，放出生命的光明，然後，以我們生命的光明，去照徹人生的真理，再以真理之光明來照徹人生的生命，這樣，在光光相照中，照亮了自己，照亮了他人，也照亮了整個世界，使那幽禁在昏暗無光底無明黑幕裡的眾生，獲得佛法真理之光的照耀，使那沉溺在滔滔苦海中的有情，得到佛法寶筏的救濟，而跳出苦海底迷津，駛出生死的河流，抵達那充滿和諧，喜悅，雅緻與寧靜的光明之城——極樂世界，享受人生最高的娛樂！使那處在迷離困惑的人生旅途上的群迷，獲得明亮的路燈，正確的指示，而走向人生底最高峯吧！

南台湛然精舍落成啓事

敬啓者：本舍謹訂於國曆三月廿五日（農曆二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在台南市中正路六號之五本舍舉行落成典禮。三月廿六日上午九時佛像開光，恭請章嘉大師蒞南主持，敬請佛門大德光臨指導，並歡迎四眾佛徒，隨喜參加，本舍敬備素齋招待，聊表微忱！（非常時期，表帖匾等敬謝）

住持 慧峰 同啓
主任委員 黃天壽

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春季傳戒通告

謹啓者：本寺為弘揚佛法，建立佛陀戒幢，啓建護國息災傳授千佛大戒法會道場三十二天，定於本年春季農曆三月初一日起至四月初二日圓滿，依據中國佛教會傳戒規則，業已備文呈報轉達內政部中，並為新戒比丘（尼）二眾便利起見，本寺成就七衣具鉢結緣，海青（大袍）自備，在家居士三皈五戒菩薩戒自備縷衣，請早日來函申請登記是荷！

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寺務處啓